

岁月悠悠

乐忆算盘

周彭庚文

62年前,我升读小学三年级,增学了一门功课——珠算。那时,在我们那个小城镇,高小毕业生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会打算盘甚至可以找到“账房先生”之类的事做,那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体面轻松,还有一定的说话分量。

每次上课,老师会带着一把硕大的算盘过来,长约一米多,宽半米不到,有多少档没机会数过,但估计有20多档,每档上有7颗算盘珠,上二下五。它与一般算盘不同之处,是每根档子上缠绕着细毛,这样,挂在黑板上演示时,算盘珠就会固定在它该在的位置,不会下滑,只不过拨动时要用些力气。

学校里开设珠算课的三四年级,共有8个班,就这一把教学用的算盘。珠算课排在第一课时,老师会带来。而在第二、第三课时,我们几个“积极分子”就有机会一显身手了——打听清楚上一课是哪个班,一下课就冲过去,把算盘抢到手,唯恐被其他班级捷足先登。虽然老师一再说不算盘用,但没人相信,总是要奔过去“抢”。扛着算盘,雄赳赳气昂昂地“得胜回朝”,还可赢得全班同学伸出的大拇指,可以神气好一阵。大约是被同学们学习珠算的热情感动,老师再也没阻止我们去“抢”算盘。

老师的算盘只是用来演示,是不让学生随意碰的。学生练习,必须自带算盘。这可难住了不少人。当时,大部分人家手头窘迫,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吃饭穿衣的“刀口”上。单为孩子学习买算盘总感到“划不来”,谁知道以后会不会用得上。不像现在的家长,“宁可苦自己,不能穷孩子”,为孩子学习舍得花血本,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不过,“天下事难不倒有心人”,“借算盘”就成了很通行的做法。别看都是些小孩子,“说好话,拉关系”“投其所好送小礼”之类的小把戏玩得也顺溜。

我自小就有点儿傲气,不想低声下气求人,但又开不了口让家里买算盘。“知儿莫如父。”开学第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时,夹着一大包东西。我接过来打开,差点儿要跳起来——竟然是一把算盘!我正为第二天没算盘发愁呢。不过算盘不是完好的,框架是散开的,木档和珠子也是散乱的。爸爸说,这是他在店里仓库的角落里无意间发现的,就向老板要了回来。我们父子俩顾不上吃晚饭,就动手拼凑。这倒一点儿也不难,按照横档和竖档原有的榫口插进去,再将穿上珠子的一根根档子也依次插入,算盘就基本复原了。但少了3根档子和4颗珠子。我灵机一动,用3根筷子削削圆就成了档子。珠子一时无法凑齐,爸爸说:“就让它空着吧,反正也不影响使用。”对此我虽是半信半疑,但也没有办法,也只好这样了。最后的难题更好解决,榫口松动是它散架的原因,只需用绳子捆扎紧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我斜挎书包,手拿

“伤痕累累”的算盘,蹦蹦跳跳奔向学校,喜悦填满了全身,上课都是精神饱满,尤其是珠算课。学哥学姐们传说的十分难背的“口诀”,我一听就懂了,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念了几遍,不但把老师刚教的加法口诀,连没教的都顺口背得十分流畅,而且搞清了口诀的内在含义。比如,“一上一”直至“九上九”,是最简单的,第一个数字是表示“加数”,后面的数字是表示“拨珠动作”。而看上去难一些的“一下五去四”“一去九进一”“六上一去五进一”之类,只不过是加数和原来档子上的数目凑成“五”和“十”,然后再按数拨珠。如“一下五去四”,表明加数是“一”,上部拨下一颗代表“五”的珠,下部去掉“四”;“一去九进一”,表明加数是“一”,在该档上去掉“九”,在前一档上拨上“一”;“六上一去五进一”,表明加数是“六”,在该档下部拨上“一”,上部去掉“五”,即一颗珠子,再在前一档上拨上“一”。要牢记的是,每档下部的一颗珠子代表“一”,而上部的一颗珠子代表“五”。脑子想通了,拨珠动作也就相匹配了,动作自然就快了。

学珠算,我体会到父母亲常说的“有钱难买到‘愿’”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凡事只有愿做,才能乐做苦做做好。

学好了珠算,虽没当成“账房先生”,却也让我少吃了许多苦头。下乡插队后,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遵循“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教导,挥锄舞镰战天斗地。果然,我还真“大有作为”了。整个大队的十多个小队会计,真正通账理、会打算盘的屈指可数。每到年底结算,他们总要抓耳挠腮,苦熬通宵。不愁眉苦脸二三十

天,是拿不出账目的。而我,拿到账本,三下五除二,一个小队的账目,一两天就算得清清楚楚,直把他们惊得张大了嘴巴。我虽会“打算盘”,“会计”却不能让我做——毕竟是“外来人”。但无论是在代他们算账期间还是平时,“关怀”“照顾”自然是不少的。苦活、脏活、累活基本轮不到我,而所记工分却不低,我是我们一帮知青中唯一一个能靠“工分”养活自己的。不像其他人,辛辛苦苦劳动一年,一结算,还欠生产队的钱!

30年前,儿子也要学珠算了,我把搁在一边多年的算盘,再加以整理。不过这次容易多了,妻子在“农具厂”工作,车、钳、刨工具齐全,利用工作之便,补上了缺失的珠子和档子,并用铜皮做了包角,算盘的面貌焕然一新。框架朴实厚重,珠子晶莹剔透圆润,档子滑溜纤巧,不仅牢固、扎实,而且威武、漂亮。儿子爱不释手。

现在,算盘已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我仍不时拿出来把玩把玩,活动活动手指。孙女有时也凑上来拨弄几下。但我知道,要她像我一样对算盘产生浓厚的兴趣,已不可能了,因为有更多、更新的知识本领吸引着他们去研究去操作,展示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更宽广,更诱人。

当然,我们也不必一直沉湎在过去的快乐中,伸出我们的手,让他们拉着一起学点儿新知识,新本领,去获取更多的快乐。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诗抒胸臆

渔家傲·咏荷

茅焜鹏

十里荷塘绿映水, 凌波红粉娇颜醉。
袅袅婷婷迎客立。 风骤起, 飘飘扰动琼瑶碎。

俄顷潇潇雨又坠, 轻敲荷叶声声脆。
叶上溜圆珍珠缀。 分外美, 银珠红瑙绿翡翠。

草亭放歌

王养浩

同窗会

满堂银发童颜, 拱手喧。
记否同学少年, 稚声甜。
书浪间, 营火前, 乐思贤。
朗月今宵笑圆, 望婵娟。

沙家浜

晨曦银纱碧湖, 飞鸟鸣。
红瓦椰林绿茵, 草木青。
沙家浜, 芦苇荡, 轻舟行。
春来茶馆客盈, 会群英。

钱塘行

彩霞钱潮惊艳, 碧水间。
古时宋城在前, 车马喧。
淌溪润, 探茶园, 寻龙泉。
晶星华庭佳宴, 醉无眠。

世相百态

送奶晨曲

叶基毅文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个牛奶发放亭。每天凌晨4时左右,便传来“咣当”、“咣当”的奶瓶撞击声。这是牛奶发放员正在搬卸一箱箱的牛奶。在我听来,这打破黎明的奶瓶声是一曲“阳春白雪——和者(喝者)寡”。一般工薪阶层,早餐能喝上一碗豆浆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再放点油条、虾米、葱花,喝碗鲜味十足的咸浆,真要开心得笑出声来。

于是,每当我走过十字街头的那间亭子,总要瞅一眼亭内那一瓶瓶难以预订到的牛奶,脑海里便跳出当时的一句流行语:“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的”。这是前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引发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什么时候我家也能订上牛奶,尝尝只闻其香不知其味的牛奶味道?

那年冬天,我被分配到市郊星火农场28连务农,看到了连队好几头牛,心想这下该有牛奶喝了吧。然而不但喝不到一口牛奶,而且连我听惯了奶瓶的撞击声也没有了,听到的是“哞哞”的牛叫声。一问老农才知道,连队里养的是耕牛而不是奶牛。

1981年,农场真的运来了一大群奶牛,就在我们连队的附近办起了奶牛场,后来发展为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连队的一部分棉田、水稻田,也改种为供奶牛吃的饲料田。每天看着一车车的新鲜牛奶运往市区,连队一些农友十分羡慕,向我提出是否与奶牛场联系一下,网开一面让“家门口”的农友也能喝上新鲜牛奶?当时我是连队副指导员,便一口答应。我先统计了一下预订的人数,然后与奶牛场负责人联系沟通。对方同意了,不过提出每天这30多瓶的牛奶,需由我们连

队派人领取。

为了让好事办好,也让自己能早日喝上牛奶,我自愿当起了义务“送奶工”,用食堂那辆装运猪肉的自行车装运牛奶。记得第一次取奶,当我载着满箱的牛奶,沿着洒满晨曦的机耕路向连队驶去,仿佛载着一个刚出世的婴儿,既小心翼翼,又满怀希望。一路上听着那曾熟悉的“咣当”、“咣当”的奶瓶撞击声,犹如在听一首优美的晨曲。

到了连队分发完牛奶,我便把自己订的那瓶细细端详了好一会,看完包装再看包装纸上的文字,然后轻轻拉开瓶口上那根涂上蜡的细绳,再揭开封在瓶盖上的纸,顿时一股特有的奶香味扑鼻而来。当我喝上人生第一口牛奶,那浓浓的奶味让我回味无穷,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了一年半的“送奶工”,1983年初我“顶替”回城后,发现申城的牛奶亭增设了不少,但仍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每天清晨亭外总排着一支长长的队伍。不久我到了街道工作,街道有位叫“大龙”的同事正好住在牛奶亭附近,与代售牛奶的是邻居。为了免遭排队之苦,我和单位好几个同事便托她代买,于是这位同事当起了我曾经的角色——义务“送奶工”。每天一上班,她顺便把买好的牛奶放到单位小食堂,然后由预订者去领取。直到1991年街道撤并,她才卸下了“送奶工”的重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全国乳品业迅猛发展,上海也同样如此。牛奶不再成为供不应求的“稀缺品”,不仅品种繁多,而且还诞生了一支专业送奶工。每天清晨,无数送奶工迎着晨风,踏着晨曦,把一瓶瓶新鲜牛奶送进千家万户。

印有“光明乳业·送奶上门”字样的奶箱,挂在我家门口已有十多年。巧的是,送来的牛奶由上海乳品四厂有限公司生产,正是当年我在连队附近的那家奶牛场。每天清晨当我打开奶箱,取出“新鲜每一天”的牛奶,竟颇有一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翻天覆地之感。



贵州西江千户苗寨 许超森

杨浦记忆

恩赐

丁国平文

进入杨浦图书馆,最大的幸福倒不是借阅到当代新书,或是世界经典名著,而是你觉着一种叫做“上帝的恩赐”的感觉。

在干净整洁的二楼外借图书馆内,一排排矮柜里全是书。书呆子们舍得花时间在柜中寻觅,如同麻雀们在草丛中觅食,都是风雅的事。只是好书放在最底层,导致书迷们不得不蹲下身子,伸长脖子,慢慢地寻觅。时间一长,猛然站起,眼前会出现一阵黑暗,瞬间失去光明,显然是供血

不足的缘故。每一位读者遇到这种情况,心中所渴望的不是其他,而是“上帝的恩赐”——给我一张小板凳坐一坐,我虽不能够撬动地球,但绝对能开掘幸福的源泉。

服务读者也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她们把书理好只是常态的工作,而把心用在读者的身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自觉,让这个民族有更多的书生,有更多的文化人,这种意蕴需要人慢慢地感受与体验。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几乎每一排矮柜间都放着一只散发金色光泽的小板凳,以此代替震天响的口号,这一方便方便了白发苍苍的老者,匆匆而来的中年汉子,清纯靓丽的少女以及专心阅读的母亲。

何谓幸福?幸福就是一种心理的满足;何谓享受?享受其实就是心理满足的过程。

我得到过“上帝的恩赐”,体认过这一举世无双的幸福。老实说,在一大批新书面前,我有足够耐心寻觅好书,全仗着“小板凳”带来的宁静感。我先后觅到朱永新的《梦想因阅读而生》,这是关于阅读成悟的微博体,因而想起自己所创作的《静斋读书箴言》来,更坚定自己把读书的话题写下去的勇气。还觅到袁腾飞讲历史的三本书、张岂之主编的《中华文化的底气》、聂震宁的《阅读力》、《陈布雷回忆录》以及《人才战争2.0》、《致胜力》、《思维导图高手》等。

若无那一块小板凳,我是无法足够耐心地寻觅到这些书的。过往,有多少好书在缺乏耐心中没有扑进我的眼帘……

如此说来,真的要感谢“上帝的恩赐”——杨浦图书馆里的小板凳们!